



隋書卷四十一

唐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六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蓊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頴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憲引爲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頰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頰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頰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高祖彌屬意於頰委以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頰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頰頰受命便發

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歔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棧頰預爲木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迴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迴軍還侍宴於卧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上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頰

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
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
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
事頰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
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頰以禮不伐喪奏請
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頰
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
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
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
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
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
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
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頰及陳
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
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
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
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

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
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
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
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
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
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
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
留頰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爲
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
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頰

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
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
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頰
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
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
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
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
意謂頰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
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隋書卷四十一 列傳
四
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疆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

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

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
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
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
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
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
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
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
乎有司請斬頰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
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

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
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於禍煬帝
卽位拜爲太常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
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
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
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遙安
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
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
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
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

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
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
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
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
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
密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藁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
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
次表仁封勃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子夔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

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
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
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爲叔父所逼卒不
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使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
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
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
甘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
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
祖爲丞相高頰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

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
高頴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
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爲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
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
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
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徵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
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
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
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

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
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
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
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
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
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

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載遷吏部尚書歲餘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制爲國惜身朕之於公爲君爲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

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

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
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
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
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有德行者但
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
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
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
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
屢爲邊患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卽遣使獻

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
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
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
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
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潁賀若弼等之
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
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
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爲納言與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
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遼東之役

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儼爲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門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憚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

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敝願陛下還京師深根固本爲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

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爲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

附錄卷四十一 列傳
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
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
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
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
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
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
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
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
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
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

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
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爲物議所譏子
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
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
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
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爲有
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
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
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

載遷太子舍人後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謂侍臣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儀容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卽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

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鴈門也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廂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爲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旣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

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豐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隋書卷四十一

隋書卷四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七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
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
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
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
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
崔謹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
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
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德林居貧輒
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
令仕進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

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
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
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
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
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
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
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
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
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
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卽命德林

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印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

參軍未幾而王卽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

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
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
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卽位
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
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
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
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
慙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

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
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
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
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
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
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
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
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
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
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

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真則周公負扆朝諸
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
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
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
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
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
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
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
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

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
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
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
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
之君臣吳人並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
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
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
事謙沖卽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
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
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

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
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
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
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
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
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
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
才須叙盛德卽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
并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

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
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
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
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
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
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
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
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
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
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

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卽入相見道和引之入
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卽留
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
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
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
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
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
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
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

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
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邦國公楊
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
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
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
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
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旣奉勅
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
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
處德林云卽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

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卽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
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
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
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
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漲兵未得度
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尉遲迴饒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
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
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

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
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
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於智畧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卽令高頰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
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
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

盡滅宇文氏高頰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頰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

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頰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竊以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

觀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効力於時種德積善豈皆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屠釣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

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爲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賔實非勳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出入閭闔之闔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樞機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諒闇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

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率土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寸陰尺日不棄光景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逃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

不達愚情稟聖多必乖舛加以奏閤趨墀盈懷滿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凡心無別慮筆不斲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踈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日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璽書表奏

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樂趨之誠切於黎獻
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
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檄書露板
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
者雖詞乖黼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
勅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
今日收撰畧爲五卷云爾高祖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
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
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

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
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
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
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粵若邃
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
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諡遺跡
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緗
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
神功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
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享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感遺鱸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勲於

魏室建盛業於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具興王之表韞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如天如日臨照於軒冕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迺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迺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非欲割洪溝之地閉劔閣之門皆將

長戟强弩睥睨宸極從漳河而達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闡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鐘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未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頰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宥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勗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彝倫薄賦輕徭慎刑

恤獄除繁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堦墀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蠢蠢百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廚禮樂合天地之同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

雀爲史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
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牒罄幽遐而戾
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
同年而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
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
藉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
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
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
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
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

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鳧
而爲鼎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之志韓信
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
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
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
代其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積惡旣
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
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
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

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惟愛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溥天乃復養喪家之疹遵顛覆之軌赳赳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大道偃兵舞

鉞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恒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侯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辯昊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頰因使入京上語頰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頰曰天子畫策

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類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調妄奏自入李

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并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卽停廢政令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卽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

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廷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立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調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

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卽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卽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徒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

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已以爲步兵校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

隋書卷四十二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李德林傳龕黎見於商典○書經西伯戡黎作戡按戡與龕通楊子重黎篇劉龕南陽

防風之戮元龜匪遁○宋本防作房按魯語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防音房

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監本莊作裝按蕭子良文菩薩至意堅強所期者大不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唐書藝文志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王僧孺懺悔禮佛文百福莊嚴萬祉周集又後漢書劉寬傳伺當朝會裝嚴已訖臣映斗按七寶

莊嚴自是借用佛經語從莊爲得若劉寬傳直謂裝束嚴辦耳

隋書卷四十二考證

隋書卷四十三

唐人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死齊爲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爲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

周趙元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
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
贈其父爲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
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爲邊患以行
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
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
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
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爲盜
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
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

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
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
唯慶獲全累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
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
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自昏狂嗣位
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
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爲姪亂今者共舉義旗勘翦兇虐
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
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

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籍之季
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
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
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爲宿與
隋朝先有勲舊遂得預霑盤石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
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
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沉悶惟勇
及諒咸磬甸師况乃族類爲非何能自保爲王計者莫
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
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

救無聊偷存晷漏詎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
圖人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漚流宕忘歸內外
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
充事切析骸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
船於漢水還日末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餽糧之計
僅有月餘敝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
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
中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啓正恐禍生七首
覺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寒心可
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

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爲勸進世充旣僭僞號降爵郇國公慶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爲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諡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

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讐家所殺

觀德王雄 弟達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

儻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
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
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
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
爵邗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
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
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
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
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
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

或奏高頰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
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
頰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
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
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惡其得衆陰忌
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
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
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繇歷
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
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茲名實

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慮盈滿豈可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

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爵況臣衮章踰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國於臣何以自處存物謂其乖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頻觸宸嚴伏增流汗優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考行請諡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諡曰德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絺性和厚頗

隋書卷四十三 列傳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
玄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
之旣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
兄吏部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
憂懼發病而卒綝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
大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
時吐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
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鄴鄭趙三

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
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加位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
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
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
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
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
侯諡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
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苧地非寵逼故高位

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
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袞
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

隋書卷四十三

隋書卷四十四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
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
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
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
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

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卽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羣情未一恐爲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

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

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爲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爲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溫字明

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諡曰宣以靜襲焉卒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

隋書卷四十四 列傳 三
祿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爲獻皇
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爲內
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
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
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
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
以爽爲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
明年大舉北伐又爲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
頴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
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

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創而遁高祖
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
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
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
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
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
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爲乃呼術者俞普明
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
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

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旣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不忍於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

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諡曰景以智積襲焉又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爲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爲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

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

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

隋書卷四十四
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
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
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
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
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
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厖
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隋書卷四十四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滕穆王瓚子綸字斌籀○北史籀作籍

臣映斗

按本傳

綸弟坦字文籀猛字武籀溫字明籀洗字弘籀則綸
字斌籀當非譌也

隋書卷四十四考證

隋書卷四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 子儼

次煬帝次秦孝王俊 子浩 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覲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

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

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

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

屬焉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

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

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頰奏稱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

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頰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
階闈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
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日之別有切常
離又泣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
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
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
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
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
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
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

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
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
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
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
遣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
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何必如所言吾又何
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
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
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
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

隋書卷四十五 列傳
四
覲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

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蘖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踈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

至尊憂勞高祖旣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冀聞太子之愆弘爲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
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
衛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厠故在
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
於是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
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
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
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

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
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
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
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
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
事其婦初亡卽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
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之孝矩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
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
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

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嘗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

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蘓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

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
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
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
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
忿憤安可効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
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
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
勿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
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

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
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
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
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
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
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行一宿便
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
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
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瑀飾者悉陳
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
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
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
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
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
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
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
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
危繫乎上嗣大業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
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卽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

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豐
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
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
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
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
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
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
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
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流兆庶
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

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
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
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
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
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
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
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
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
榮利經營間構開造禍端前主壘下士何竦假託玄象

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
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妻
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寶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
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
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
將作大匠高龍義豫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
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
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
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王雄答

詔曰至尊爲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爲大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爲癩

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卽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

雲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鳩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尙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尙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二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

度陳將周羅暎苟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暎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羃籬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

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
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
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
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
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
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
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
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

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
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
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爲侈
麗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
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
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
湛羣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旣如此
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
斯黜大旣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

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
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
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
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
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
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
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
王嗣封湛爲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
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

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
陽北走魏縣自僭僞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
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
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
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
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
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上每謂
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
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旣還京師

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
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
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
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
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
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
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
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
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
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

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
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
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
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
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
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
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
曰天下寧有是耶於是廢爲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
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旣

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
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
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
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
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
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
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
令骸骨有所瓜子卽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
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
常懷惡樂禍躡睨二宮佇望災豐容納不逞結構異端

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
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
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
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
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
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
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
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
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
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

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

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率衆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

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强
太原卽爲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
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傭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
頰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竒略爲諒咨議參
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
爲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
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
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卽
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
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

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
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
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
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
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
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
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
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
貴王聘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

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頽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

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旣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

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
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
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殖進之既踰
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
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
之甲成茲亂常之豐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
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旣
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
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隋書卷四十五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房陵王勇傳孽子忿諍○按正韻諍亦音爭訟也後漢
劉聖公傳衆理諍訟晉書王沈釋時論鬪茸勇敢於
饗諍注叶平聲

因加媒蘖○監本蘖作孽按史記司馬遷報任安書隨
而媒孽其短師古注孽如麴蘖之蘖

而執導其民稱古也

田賦敷業○望本藥有藥射史時同

贊籍至和平

際聖公新衆聖時益晉書王武

刻王與新聖字念籍○時五蹟時衣音

隋書卷四十五考證



